

学术的秩序

——当代大学论文集

〔美〕爱德华·希尔斯 著



商务印书馆

学 术 的 秩 序

——当代大学论文集

〔美〕爱德华·希尔斯 著

李家永 译

商 務 印 書 館

2007年·北京

Edward Shils

THE ORDER OF LEARNING

Essays on the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Copyright © 1997 b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6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Th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b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根据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7 年英文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的秩序——当代大学论文集/[美]希尔斯著;李家永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ISBN 7-100-05033-2

I. 学… II. ①希…②李… III. 高等教育—文集
IV. G6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 第 04895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学 术 的 秩 序

——当代大学论文集

[美]爱德华·希尔斯 著

李家永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龙 兴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7-100-05033-2/G·733

2007年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5 3/4

印数 5 000册

定价: 26.00 元

致 谢

本书是为了纪念爱德华·希尔斯。我要向允许在本书中使用以前发表的材料出版者表示感谢。我尤其要感谢《密涅瓦》现在的出版者、荷兰克卢沃学术出版社(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的彼特·德里埃夫德(Peter deLiefde)和《密涅瓦》的现任主编迈克尔·沙陶克(Michael Shattock)。他们两人从本项目开始之初就给予了支持。爱德华·希尔斯以前的学生斯蒂芬·格鲁斯比(Steven Grosby)给予了支持和帮助。爱德华·希尔斯遗稿管理人约瑟夫·埃波斯坦(Joseph Epstein)批准了这一项目。克里斯蒂娜·C. 史努森伯格(Christine C. Schnusenberg)和高登·B. 尼维尔(Gorden B. Neavill)整理了一份爱德华·希尔斯的著作目录,很有帮助。Transaction 出版社艾尔文·路易斯·霍洛维茨(Irving Louis Horowitz)是一位有影响的社会学思想家,他也为本书提供了帮助。乔伊斯·麦克唐奈尔(Joyce McDonnell)打印了本书的原稿。埃里克·阿尔特巴赫(Eric Altbach)、乔纳森·贝克(Jonathan Baker)和詹姆斯·JF 佛雷斯特(James JF Forest)帮助进行了校对工作。帕特里夏·墨菲(Patricia Murphy)整理了本书的索引。

衷心感谢允许使用下列文章。

2 致 谢

1. 《1865—1920 年美国的学术秩序:大学的支配地位》(The Order of Lear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865 to 1920)。源自 *Minerva*, 16(No. 2, 1978): 159—195。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和 *Minerva* 主编许可重印。
2. 《1900 年以来的大学》(Universities: Since 1900)。源自 B. Clark 和 G. Neave 主编《高等教育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Higher Education*), (Oxford: Pergamon, 1992): 1259 — 1275。Elsevier Science, Ltd 许可重印。
3. 《21 世纪的社会服务和学术进步》(Service to Society and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in the 21st Century)。源自 *Minerva*, 30 (Summer, 1992): 242—268。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和 *Minerva* 主编许可重印。
4. 《重压之下的学术精神》(The Academic Ethos Under Strain)。源自 *Minerva*, 13, (Spring, 1975): 1—37。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和 *Minerva* 主编许可重印。
5. 《美国的私立大学》(The American Private Universities)。源自 *Minerva*, 11, (January, 1973): 6—29。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和 *Minerva* 主编许可重印。
6. 《政府与大学》(Government and Universities)。源自 S. Hook 等主编《大学与国家》(*The University and the State*, Buffalo, NY: Prometheus, 1978): 177—204。Prometheus Books 许可重印。
7. 《充足的梦想,匮乏的噩梦》(Dreams of Plenitude, Nightmares of Scarcity)。源自 S. M. Lipset 和 P. G. Altbach 主编《反叛的学生》(*Students in Revol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1969): 1—33. Houghton Mifflin Publishers 许可重印。
- 8.《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源自 P. G. Altbach 主编《国际高等教育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 Encyclopedia*),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1): 1—22. Garland Publishing, Inc. 许可重印。
 - 9.《学术自由与终身任用》(Academic Freedom and Permanent Tenure)。源自 *Minerva*, 33, (Spring, 1995): 5—17.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和 *Minerva* 主编许可重印。
 - 10.《社会科学研究与教学自由的局限》(Limitations on the Freedom of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the Social Sciences)。源自《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记录第 200 期》(*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200) (November, 1939): 144—164.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许可重印。
 - 11.《学术聘任的标准》(The Criteria of Academic Appointment)。源自 *Minerva*, 14, (Winter, 1976—1977): 407—418.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和 *Minerva* 主编许可重印。
 - 12.《召唤凯撒》(The Invitation to Caesar)。源自 *Minerva*, 10, (October, 1972): 513—518.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和 *Minerva* 主编许可重印。
 - 13.《评价的秘密性与匿名性》(The Confidentiality and Anonymity of Assessment)。源自 *Minerva*, 13, (Spring, 1975): 135—151.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和 *Minerva* 主编许可重印。
 - 14.《大学追忆》(The University: A backward Glance)。源自 A-

4 致 谢

- *merican Scholar* (Spring, 1982): 163—179。 *American Scholar* 编辑和 Phi Beta Kappa 许可重印。

导言 爱德华·希尔斯和美国大学 ix

菲利普·G. 阿尔特巴赫

本书认为,传统的研究型大学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科学和学术必须因其自身而受到重视,政府不应干预大学的事务,不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必须忠诚和笃信自己的大学和科学探索的理想。在这个重新建构、裁减人员和大学—产业合作的年代,这是些常常被丢弃的思想。爱德华·希尔斯认为,我们正在失去近代大学的精神。对爱德华·希尔斯有关高等教育的著述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东西,是根据冯·洪堡对德国研究型大学的设想出现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些设想包括致力于科学的进步、对学生进行高级知识的教学和服务于社会。

对传统大学的辩护,以及应该为学术机构提供最大可能的自治来决定它们自身的目标和组织它们自己的事务这一观点,在今天并不特别受欢迎。因此,近年来爱德华·希尔斯在美国或欧洲的学术权力统治地域没有很大的影响。然而,他的观点具有一贯性,并依然在当前的辩论中具有意义。的确,我们需要更多的希尔斯式的声音——大学的传统思想需要强有力的捍卫者,因为它对现代大学有颇多可资借鉴的地方。20 世纪如此强有力的思想和科学革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产生自大学从事的基础和应用研究。那些参与到研究活动中的教授对当代科学的发展起到了核心的作

x 用,并培养出了几代的确影响了这个世纪的一流科学家和学者。爱德华·希尔斯提醒我们,在上个世纪付出巨大努力在美国和欧洲建立起来的这一成功制度的精神,我们在今天却面临着要失去它的危险。

1995年1月过世的爱德华·希尔斯,在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分析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从一种大西洋中部的视角来看待美国大学。他身上浸透着欧洲社会科学的传统,并在其学术生涯中同时英国(先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后在剑桥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担任学术职务,他坚信以研究为导向的德国式大学构成了世界范围的高等教育的黄金典范(gold standard)。在他长期、杰出的生涯中的对美国大学的诸多著述,充满着对学术自由、对严格的英才教育、对教学与研究之间的联系、以及对高等教育传统价值观的深信不疑。他刻板地坚守研究型大学的传统理想和对这种学术模式的配备,从这一意义上说,爱德华·希尔斯的声音是保守的。

二

在这里,我们的目的不是提供一个爱德华·希尔斯的传记,也不是要对他在几个学术领域产生的相当大的影响做出评价,而是要把他的观点放在当代高等教育的背景下,就他对高等教育的看法做一个评价^①。但是,谈一点他的生平和他的学术兴趣的范围可能不无裨益^②。爱德华·希尔斯1910年出生于费城,本科期间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尽管他从未获得过博士学位,他在芝加哥大学从事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其后在这里执教的时间超过六十载。

在芝加哥大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几门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本科生普通课程的设计上,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后来,他是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创立者,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单位,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几个学科融合在一起。他的同事包括索尔·贝娄、阿艾伦·布鲁姆和约翰 U. 奈夫。20 世纪 60 年代爱德华·H. 莱维担任校长时,希尔斯是他的一个主要顾问,尽管他在大学里没有行政职务,但他对决定大学对当时动乱的反应起了很大的作用。人们称他们为“两个爱德华”,两人都对学生和教师中的激进分子持强硬态度。对爱德华·希尔斯来说,芝加哥大学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理想的机构性家园。它传统上就坚持最高的学术标准,同时提供革新和跨学科研究的机会。尤其是在罗伯特·M. 哈钦斯(他聘用了希尔斯并给予他支持)做校长时,芝大因其在高等教育上的革新态度而声名远播。同时,芝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所保持着德国传统的大学。按照德国研究型大学的模式建于 1892 年的芝大,是一个受其资深成员和研究与学术的理想支配的机构。爱德华·希尔斯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位典型的芝大教授——学识渊博、坚持学术的高标准、对有关教育和学科的思想感兴趣——并在有关教育问题上极其保守。

英国是希尔斯在学术和知识上的第二家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所供职的战略服务处(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也就是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派往英格兰,负责讯问德国战俘。这个指派利用了希尔斯作为德语专家的知识(他把卡尔·曼海姆和马克斯·韦伯德语著作译成英文出版)和他的社会学知识。希尔斯发现,德国士兵愿意在困难的情况下参加战斗,在更大程度上是与他们对军队的集体和团结感、而不是与纳粹思想联系在一

起——这个见识对他后来的研究帮助很大。他喜欢英格兰，遂在战后留了下来。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得到一份教职，在这里不仅与英国当时许多重要的社会科学家打过交道，而且开始接触来自英国殖民地的学生。他对印度和对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长期兴趣就是在这时激发起来的。后来，希尔斯从伦敦经济学院转到剑桥大学，先在国王学院、后在皮特豪斯(Peterhouse)学院执教，一直到其生命的尽头。从1946年开始，希尔斯同时受聘于英国和美国，一年中差不多一半在芝大，一半在剑桥。

希尔斯终其一生对学术工作的政策意义怀有兴趣。其著作对希尔斯产生了深刻影响的马克斯·韦伯，也有类似的思想^③。他在战时与德国战俘打交道的工作事实上是一种应用社会学。战后，他与芝加哥大学的科学家一道从事与原子弹有关的工作，并多年担任《原子科学家公报》(*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的编委。他与在试图组织科学界人士对政府的核武器政策施加影响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的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关系密切^④。希尔斯对学术自由、对高等教育机构的自治和对公民社会的信念，驱使他在麦卡锡时期写出了最富有思想的著作《秘密的痛苦》(*The Torment of Secrecy*)^⑤。到了晚年，希尔斯定期参加由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卡斯特尔-甘多尔福(Castel Gandolfo)举行的年度研讨会。据约瑟夫·爱泼斯坦(Joseph Epstein)讲^⑥，希尔斯和教皇相互高度尊重对方。

1962年，希尔斯创办了《密涅瓦》(*Minerva*)，这是一份致力于科学、政策和高等教育的季刊。从刊物的创办到他1995年辞世，他一直不间断地主编这份刊物，这无疑是学术界的编辑生涯之最了。《密涅瓦》很快就成为它所关注的领域内最严肃的出版物之

一。同样,它将学术与政策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希尔斯对科学、政策和大学之间的联系以及对这些要素与政府的相互联系的关注。《密涅瓦》也体现出希尔斯的国际性,因为它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国际视野的自觉意识的刊物之一。希尔斯是一位积极的主编,征集所涉及领域最好的研究,然后在文体和内容上大刀阔斧进行编辑工作。一篇文章在《密涅瓦》登载出来时,它不仅有作者的、也有了爱德华·希尔斯的印记。本书的大多数编章重印自《密涅瓦》。

爱德华·希尔斯首先是一个社会学家。通过他的原创性研究工作、他的翻译和编辑工作,他对这一领域作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贡献。他是一位宏观社会学家——作为一名学者,他研究的是广泛思想和理论。尽管他也做过某些属于“芝加哥学派”传统的研究,但他的主要贡献可能更多的是在理论领域。他受到欧洲重要思想家的极大影响,并的确是欧洲和美国社会学思想的重要联系纽带。他在美国诠释欧洲的思想,同时把美国的社会学思想带到欧洲。他把马克斯·韦伯和卡尔·曼海姆的某些著作译成了英语,以此使这些重要的思想家引起美国和英国的读者注意。他和塔尔科特·帕森斯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著作对当时的社会学思想做了总结^⑦。爱德华与帕森斯等人一道帮助确立了当时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学范式。

正像伦敦的《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曾经指出的,爱德华·希尔斯是一个“跨大西洋的博学者^⑧”。他在一系列领域的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得到过很多人的评论。那些他在芝大和剑桥主持的研讨班的经历者,可以见证他在历史和社会学领域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并能当场说出有关很多国家和历史时期的信息。他的兴趣广泛,他三卷本的

文集反映了他的知识范围^⑨。他晚年有一篇文章是有关“公民社会和中国知识传统中的礼节的反思”，对中国社会做了细致的分析，反映了希尔斯的学术功力和对知识的比较方法^⑩。他还写过一本具有敏锐的理解力的关于印度知识分子的著作^⑪。

xiii 在希尔斯的著作中，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是国际性。他熟悉欧洲和美国，是同时代人中为数不多的对欧洲思想有真正的兴趣和受尊重的美国社会科学家之一。在这一方面，他让人想到 19 世纪末留学德国的那一代社会科学家，他们把德国研究型大学的理想带到了美国。希尔斯依然恪守着德国研究型大学的理想、科学的客观性以及研究的重要性作为大学的一个目标。希尔斯关注跨越大西洋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的制度模式，也同样关注社会科学领域欧洲的思想趋势。他在把美国社会学思想介绍到英国，后来又介绍到欧洲大陆方面起了核心的作用。希尔斯也极度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确，对于他称之为“新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尤其是在这些国家产生公民社会的问题，希尔斯是最早予以严肃思考的美国社会学家之一^⑫。他对非洲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的著述也富有见地。他对印度有特殊的兴趣，在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对印度做过数次广泛的考察。他对印度高等教育有大量的著述，包括一篇关于印度学术职业的重要文章^⑬。《密涅瓦》发表了许多许多关于印度的文章，并对南亚的大学发展做过广泛的报道。希尔斯尤其同情处在转型社会中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的困境，指出了他们面临的问题，并强调他们对科学和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三

关注传统对社会的重要性，是希尔斯的著作中经常出现的一

个主题^⑨。这使他的著作凸显出深度的保守取向。希尔斯担心无论是来自右翼还是左翼的社会破坏,认为社会的基本中心必须得到保护。或许是受到 20 世纪 30 年代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兴起的影响,并在大萧条时期作为一个在芝加哥的社会工作者目睹了当时的社会混乱,希尔斯首先看到了社会破坏的危险。他在好几篇文章中对 20 世纪 60 年代的学生激进分子持尖锐的批判态度,包括在本书中重印的《充足的梦想,匮乏的噩梦》(Dreams of Plenitude, Nightmares of Scarcity)。他一再强调社会和谐的重要性,强调知识分子和学术机构在有助于形成核心的社会理想上的重要性。他对所看到的知识分子、学者、学生和总体上大学界的反律法主义,持相当批判的态度,认为那些有能力影响社会的基本思想的人应该尊重社会的传统,有建设性地依赖这些传统,而不是对社会的机制和规范不断提出批评。

尽管希尔斯不是一个传统的保守者,但他对社会的基本理解使他在对待当代问题上具有保守的立场。他坚信社会是一种需要 xiv 培育的脆弱机制,这导致他强调社会和谐和传统。他对表现出很强的和谐感的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社会进行考察,试图发现从中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就像他坚信个人需要对社会尽责一样,他也相信社会必须赋予个人在思想和行动上免受不当限制的自由。与此类似地,学术界的成员要忠实于其学术机构,但同时学术机构有责任为教授们提供学术自由和让他们管理大学的自主权。

四

高等教育和科学是希尔斯毕生关注的主要问题。收入本书的

其中一篇论文《社会科学中研究与教学自由的局限性》，最初发表于差不多六十年前的 1938 年。它在今天依然有意义，也表明爱德华·希尔斯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所集中关注的问题始终如一。希尔斯受到马克斯·韦伯的经典文章《以科学为业》的极大影响，他强调客观研究的价值、科学和研究的权威及其在高等教育中的核心地位。

当然，收入本书的篇什，都有其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必须结合这种背景来理解。下列的因素是影响战后时期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一些动态，它们对希尔斯关注的问题有重要意义。

除了一个例外，这些篇章都写于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相当独特的时期——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并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的大发展时期、以及随后的巩固时期。这个阶段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分水岭，而爱德华·希尔斯对这一时期的学术发展提供了一个一以贯之的视角。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学生人数的扩大、公共高等教育的发展（公立机构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从这一阶段开始时的不足 50% 达到这一阶段末的 80%）和学术职业的急剧扩展及与此相伴的多样化。在这一时期，学生人数从不到 400 万扩展到超过 1200 万。学生的构成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种族和民族上的少数族裔的学生大量入学，女性的比例达到总数的一半。

美国的大学在这一时期担负着在科学和学术上领导世界的职责。研究经费急剧增加，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xv 美国的前一百所大学成为科学和学术重阵。科学上的领先地位从欧洲、尤其是德国转移到了美国。研究的文化开始前所未有地主宰着这些顶尖的院校。英语成为科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全世界一半以上的研究与发展支出发生在美国。

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学术的繁荣走到了尽头,十年之后美国的高等教育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然而,美国在学术上的领先依然势头强劲,就这部分来说是由于美国学术体系的规模和美国高等教育要比其他国家更早地遭遇到数量扩展、人口多样化和研究、教学与服务相结合的挑战这一事实。

美国学术体系在扩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几个严峻的挑战——包括爱德华·希尔斯本人关注的问题和《密涅瓦》在这一时期的大量篇幅所反映出的问题。由于在研究经费、拨款、贷款和其他资助学生入学计划的形式上,政府对高等教育提供的经费比重不断上升,因此对问责制的要求也不断提高。政府对高等教育很多方面的管理急剧加强。爱德华·希尔斯一贯地主张,大学要办得成功就必须有自主权。希尔斯强烈呼吁,政府当局应该支持高等教育,并同时允许学校有相当程度的自治。他还主张,大学必须值得享有大学赋予的自治。他的观点只代表了少数人的看法,因为事实证明学术界的领导者为了得到经费愿意接受相当程度的问责制。撒切尔之前英国政府的做法,是由大学拨款委员会来分配政府经费,这是一个在大学和政府之间起缓冲作用的机构,或许是受到这种做法的影响,希尔斯依然主张大学的自治。

爱德华·希尔斯是学术精英制度和同行判断的笃信者。这越来越把他置于肯定行动和其他一些旨在增加特定人群在各个水平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项目的对立面。当这些项目在美国高等教育中更为根深蒂固时,他发觉自己越来越孤立^⑤。他反对肯定行动,认为这是政府对学术机构事务不适当的干预,他认为这也干预了大学自然的英才教育。

爱德华·希尔斯的时代也是一个冷战的年代。美国与苏联之